T2258
222

惲世臨神道碑

附戴夫人墓誌銘

傳記行述彙輯第76冊

故湖南巡撫惲公神道碑　俞樾

嗚呼賞功罰罪者朝廷之大權是是非非者天下之公論世之盛也功罪與是非合爲一及其衰也功罪與是非分爲二惟我　聖清同民心而出治道　朝廷之賞罰無不合乎天下之公論故是非定而功罪亦因之而定吾於故湘撫惲公見之矣公之殁也距今三十三年墓木拱矣而神道尙未有碑碑未有文惟故協揆叔平翁公爲作墓表一篇表與碑體固有別矣其季子炳孫具狀而請於余求以文文其墓道之碑余惟公於　國

史有專傳敘次甚詳而翁公所爲墓表亦頗得大略余又何加焉公受知
文宗
穆宗兩朝由御史出守不五六年跻歷封圻遭遇之盛一時無偶而竟爲讒口所鑠齎志以終此海內有志之士所爲長太息也乃日久論定則其捍禦之功勤苦之志卒不可得而掩光復舊階榮列祀典豈非是非定而功罪亦大定歟是宜表出之以爲封疆之臣勸謹按狀
公諱世臨字季咸又字次山江蘇陽湖人惲氏爲江左

望族其世系具翁公所爲墓表可無述焉道光二十三
年舉於鄉二十五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以吏部主
事用咸豐三年補驗封司主事會辦京城團防五年升
員外郎記名以御史用將補缺尚書花文定周文勤以
公熟部事請暫留部升郎中八年 京察一等 詔以
道府用是年補山西道監察御史未幾授常德府知府
自是公之政績皆在湘矣粵賊石逹開攻寶慶急常德
與寶慶鄰也公兵饟兼籌水陸互備賊不敢犯城乃獲
全十一年升岳常澧道將之官而大雨浹旬江水陡長

西門外有大隄曰花苗此隄一壞全城皆魚公危立隄上水至不動萬夫皆奮合力搶築遂以無事同治元年升布政使時大軍攻兩花臺垂克而火藥告匱公請於巡撫毛公撥火藥三十萬斤往濟之其後進攻金陵又接濟如前遂克金陵公功多矣曾文正公將以上聞公馳函止之曰數年來艱苦支持爲大局計非爲今日邀功計也文正嘉歎竟從其志二年授湖南巡撫甫受事即勦擒蜀賊李幅猷其後又誘獲通賊之副將曹元興皆有　旨獎焉公以軍事粗定則民事爲重而湘省

雖曾委之製造火藥然在局三年節省工價錢至一萬
餘緡可謂得人矣尚得咎其信任同鄉乎　穆廟
知公有素故特派大臣往案其事而星使暫臨於地方
情事多未諳悉調查公牘亦或未盡周詳率爾一奏聊
以覆　命不遑用古使臣周爰諮詢之義而公遂以降
四級調用歸不惟湘人惜之海內惜焉歸後寓居吳中
食貧自樂陝甘總督楊公岳斌歷陳公湖南治行請發
往甘肅軍營大學士官文恭公又言公持躬廉潔秉性
忠誠力請召用疏入皆報可公以病不果行然公論在

人具可見矣及同治十年六月庚申朔以疾終於蘇寓兩江總督大學士曾文正公上言惲世臨任湖南巡撫創立東征局供支湘軍所接濟者甚鉅其用人行政綜覈名實家世廉吏以操守自勵亮節清風皭然不滓臣知之最深念其未竟所用齎志無窮因將其平生志節略陳一二蓋曾公當日雖未上其功及其歿也所以表襮之者亦云至矣同治十二年四月湖南巡撫王公文韶疏言已故降調湖南巡撫惲世臨功德在民懇　恩開復處分俯準題請入祀名宦祠　詔如所請於是王

公又會同總督學政循例具題事下禮部部臣核其事
實名實相符請準其入祀名宦祠　詔曰依議其明年
浙撫又以故嘉善縣子寬惲公請祀名宦即公之父也
父子同祀名宦士論榮之夫有功德於民列入祀典古
禮也至於　本朝尤重其事都凡　國初以來崇祀名
宦者不知凡幾然如公之以獲咎之員而仍得崇祀者
能有幾人哉　聖明在上固無不雪之寃而公之忠
誠亦自有不可磨滅者在矣人臣事君亦視其素所樹
立者何如耳一時之榮辱得失豈足計哉故曰小人計

其功君子道其常嗚呼封疆之臣可以勸矣公卒年五
十五初娶梁繼娶戴　覃恩封贈皆一品夫人子桂
孫頌孫俟孫炳孫秀孫並知名於時余此文於公之瑣
節皆不及焉惟取其有關懲勸大義者著於碑銘曰
公起詞垣而登臺諫一麾出守寄之方面能文能武以
守以戰狂寇竄奔危疆安奠　天子曰咨惟汝予嘉
汝臯汝藩汝撫長沙培民根本剗盜萌芽設施未竟遺
澤孔遐讒口嗷嗷飛來白簡公論具存公不自辨幅巾
歸來優游吳苑　天日照臨黑白自見　國有祀典民

有謳思公之忠誠有以致之惟忠無欺惟誠無私凡百有位視此刻辭

故湖南巡撫惲公繼室戴夫人墓志銘

俞樾

往者惲次山中丞之葬也余撰次其事實書於神道之碑但舉其有關懲勸之大者而不及瑣節即其夫人之賢亦未之及焉越三十五年而夫人卒其孤炳孫等又以志墓之文請按狀夫人浙江歸安人戴氏生而明慧讀經史通大義喜論史事詩詞其緒餘也年二十三歸中丞公爲繼室其前室遺有三子夫人又舉二子愛之如一教之亦如一中丞由翰林改吏部部事繁公在部久事無鉅細應準應駁皆決於公每定一稿輒磋磨終

日或携歸私宅篝燈籠燭丙夜未休夫人有時參贊一言動中肎綮公既寢夫人又自坒次其事使有條理次日袖以入署同官咸服堂上諸公亦皆推重是攝是贊夫人之力孔多矣中丞出守常德府時粤賊石達開自寶慶襲常德中丞募鎮筸兵六百人守城然饟奇絀兵且潰夫人曰得三日糧或猶可爲乎脫簪珥空箱篋盡出所有以濟之人心稍定而賊大至中丞率師扼之於隘瀕行夫人送之曰事或不濟君臨陣捐軀我登陴死難吾夫婦兩人千古矣中丞壯其言麾兵而出誓不反

顧士皆感動勇氣百倍論者以夫人之助公守常德與沈文肅夫人林氏之助守廣信並爲中興美談中丞每謂夫人曰使卿爲男子雖曾胡彭左諸公亦無多讓此雖戲言實塙論也中丞尤慎於折獄每研鞫疑獄雖至夜漏三四下夫人必秉燭待之詳詢顛末互相辨難往往有數年未決之獄夫人一言而定者中丞因此愈愛敬之遇事必諮夫人亦知無不言然自領郡至開府夫人隨任七年未嘗置一釵製一裘也及中丞以人言罷歸囊橐蕭然不異寒素夫人怡然曰吾夫子亮節淸風

卽此可以貽子孫矣中丞以積勞得歐血之疾夫人故精醫學息處方服之輒效及是抱病歸里一皆夫人主之以祖居毀於兵火僑寓吳中中丞於寓廬西偏築一小園名曰雲圃圃有老櫟樹喟然曰吾卽櫟也因署曰櫟存草堂又爲夫人築室曰洗蕉吟館夫人晚年自稱洗蕉老人以此也花晨月夕每與中丞唱和其中不復知有今昔升沈之事矣中丞旣謝賓客夫人治家謹家事咸治諸子皆成立雖伯仲叔三子已前卒而存者炳孫秀孫皆以宦學知名於時夫人所出也乙未秋歸林

氏長女有疾夫人躬護治之慼受風濕大病累月病愈
而腰筋縮朒不良能行遂偃臥牀第炳孫於是移榻母
室晨夕不離者十有二年夫人雖病臥然神明如故孜
孜爲善亦如故其周濟親故及暑施藥寒施衣猶小者
也大者則在任濟人之危成人之美自言在京師與中丞
成就人功名共四十八人中丞之撫湖南也因念洞庭
之險增造救生船十六及罷歸渡洞庭湖問之所救已
八百餘人矣此舉亦夫人贊成之也生平於中興將帥
惟推重胡文忠彭剛直兩公世好中則惟任潛圃中丞

及余二人嘗以潛圃曲園並稱命炳孫師事之今年春
潛圃以微疾卒夫人悒悒不樂曰老年人眞風中燭也
是歲行年八十五月十三日其生辰也於四月中豫舉
壽觴意興猶如平常俄而示疾時劇時差不受藥餌蔘
苓之屬亦屏不進强之姑啜少許曰無益也爰於光緒
三十二年九月丙申終於正寢嗚呼中丞公持躬廉謹
秉性忠貞卓然爲一代名臣而夫人之才識又足以配
之斯豈古梁孟陶翟所能望哉夫人雖巾幗中人而豪
邁有丈夫氣每親故求見輒與縱談事理品題人物娓

娓不倦余或在坐亦與聞焉余嘗謂魏書李孝伯傳稱其妻崔氏爲高明婦人今惟夫人足以當之卽以此意志其墓繫以銘銘曰

女有士行古稱女士懿與夫人洵足當此秉性高明宅心粹美洞燭物情曲中事理觀鉅於微圖終於始有美必成見義斯徙以相其夫以教其子晚膺末疾終年牀第親故周旋仍爲之起高論滔滔清談娓娓昔登其堂慕其風軌今銘其墓用達斯旨仗茲彤管光我青史